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西已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

使告子儀由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

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

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
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
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懷恩反叛即引
回紇入寇為助
因憐其功乃養
送女為公主仍
嫁回紇代宗之
措施如此安望
其能恢復而唐
室不日以陵夷
馴至於亡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
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公主遣兵部侍郎李

涵送之

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
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

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
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還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
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
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
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董晉字混成河中
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
死者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

河中

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
歸行軍司馬嚴郾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

心乃定嚴郾字叔
敦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畧縱如敵國不大可驚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

乎乃至還尸賜
錢不敢肆諸市
朝使遷典肅而
炯戒昭蓋所謂
庸懦無能之至
矣

之上令載為方畧

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
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

握兵于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
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

定計白上上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

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繼殺之以尸還

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

字季海
越州人

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

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
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
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

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
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
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
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

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代宗欲罷載相
泌即應直行黜

陟論史者乃執
載柄日久一
時難於措置如
是則載之權是
誰所假也哉蓋
彼時紀綱陵替
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
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
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
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
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
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

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

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

文縣徽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

保固汧隴

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

則不救梁岷

二州注俱見前

進兵扶

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

稍屈

徐浩妻弟侯莫陳慆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慆長

安尉慆參臺李栖筠劾奏其狀上怒浩慆及濟虛邕皆坐貶朝廷稍肅 慆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

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

字太冲休之子

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漚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

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

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繖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歎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繖易馬廉帑幾數十倍且繖帑或取

諸民江淮織輸
人以為累白居
易所以有陰山
道樂府之刺也
今與哈薩克易
馬所司得差其
良馬而均衛之
計市直不及內
地三之一而然
練則令各織造
平舊官織事不
煩擾而公私利
便使居易見此
當復云何嘗反
其意決謂以紀
之聞通鑑至此

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
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

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

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

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

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及泚為節度明

年八月遣其弟滔將兵五千詣
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復爲示其梗概
俾讀史者知衆
遠大經在翠其
綱而善用之耳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

字垣

年十二將士脇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

讓其叔父粦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粦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

字伯陽京兆富平人

卒

初彰爲史思明滑毫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

滑毫節度使

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庫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

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

及是疾亟遺表稱

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

彼時所謂團練
監軍孰不知其
弊卽模倣狂行
市其迹近於惑
世誣民代宗平
爾召見不察其
心之邪正言之
是非輒復授衣
設館昧於政體
矣

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
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
勉代彰

秋九月召卽模入見

晉州男子卽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
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
請以蓆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
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

罷諸道監軍使也

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

後魏縣明改長武今

屬邠州

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

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

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

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

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

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

其罪使將兵趣朝那

注見前

虜欲掠汧隴監州刺史李

國臣

河曲人

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

乃引兵趣秦原

即秦亭注見前

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

亦曰

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

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掠

馬璘亦出精兵

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

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

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

僚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

戎州人

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

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為民請命止於
誠禱感格而已
土龍之法雖創
自仲舒繁露即
偶謂作中亦時
會通然非其術

之果可通神也
顧以京兆命官
同不覲狼鄙若
此人且非而笑
之尚能邀上蒼
鑒佑乎

四聖立祠直是
亂之尤代宗若
以此正言詰責
承嗣豈能抗拒
乃諷以毀祠復
加使相甚至以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
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注見前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
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
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
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
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

女妻其子朝常
豈復可問昔東
周陵夷而問鼎
請隧猶能所以
空言此更況而
愈下矣

驕慢至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
逐其留後薛勣帥衆歸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
諭止之承嗣不奉詔遂陷沼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
己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詔皆表請討之于是貶
承嗣永州注見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
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
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
表請束身以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

進

初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因之及是禮而遣之後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

承嗣老矣嗟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遣兵不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以

王武俊亦說竇臣釋承嗣

竇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將盧子期送

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齎詔至冀臣遣之百練承倩詔罵擲出遣中王武俊說竇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竇臣遂有玩寇

之志承嗣復遣客紹竇臣同取范陽竇臣遂與承嗣通

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

承嗣知范陽竇臣鄉里心

常欲之曰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盧竇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竇臣括

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竇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竇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盡像觀之滔與之竇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夜遂襲其軍戒曰取魄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竇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竇臣執紹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賁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諡貞懿皇后

上悼念不

已殯于內殿
累年乃葬

丙辰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劾河

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

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

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

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旬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後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

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

李重倩

本奚人

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

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

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
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
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
之表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

晏然

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于內李洪惠接

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
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難立偪語于衢路輒執而

因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定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

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

以其姪悅為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

舅金吾大將軍吳濟濮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謀之會有告載縉

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

有司籍載

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促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使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醫藥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培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

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

諡曰文簡

時人譏袞云云
蓋出於佐饗者
之口然袞猶弱
知節操較之時
祿同位者流猶
為彼善於此若
但徇大烹養賢
之文而不知制
祿代耕之義豈
伊邇作相必當

日食萬錢耶司
馬光廉恥存焉
之論庶乎不失
平允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平上痛悼之甚謂
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
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池鹽遇雨必敗
況秦婦偽豈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展轉遭驗且既知其不實而猶曲從置祠之請是不惟昧於燭理抑亦侈於飾非柔闇至此何以馭下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

義興人

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

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

符秦縣今屬西安府

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

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

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

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

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

澧州

注見前

司戶而不問澧鎮還奏瑞鹽如澧言仍上

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

注俱見前

十州之

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

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汝濱七州李寶臣據恒

易趙宋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鄆六州

相與根據蟠結雖未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

克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
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為是雖在中國名藩臣
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澶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
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

鹽屋人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

克州泗水人

曰回紇精銳難

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

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處

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

字子慎襄陽人

不從逆戰敗還回

時藩鎮跋扈朝政不綱正貓鼠同乳之實驗祐甫不賀是矣然僅以法吏邊吏當之真所謂明於小而闇於大耳

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亦曰陽武峪在代州崞縣西今有堡乃引去上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

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佑甫

字貽孫沔之子

不賀曰物反

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

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

字遵素京兆萬年人

主留務李懷光

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

其詐以詰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

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

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秦敗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

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己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新進無所建堅
克知灼見為難
固非歷試不可
若李泌在肅宗
朝叅預密勿委
任已深代宗自
廣平就封之時
即傾心倚信且
賴其調停久矣
奚待授以方州
俾知人間利弊
耶常袞一言而

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

遼西人

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

烈為留後

以新間舊不惟
感之甚直是寧
之極矣

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
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衆所
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
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
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

馬齒

菜名
莧也

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為禮臣為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罕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

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置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鼎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

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兄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藩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

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

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

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

上以山陵近禁

唐宰子儀之韓入犯禁金吾將軍裴詡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詡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熱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導天子下安大臣不亦

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

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

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
象上曰象費恭養而建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
之陽及豹舩女滑反似狸
蒼黑無前足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
出宫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
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

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
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
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廐役得數千人教之數
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
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
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

字本立鄧州南陽人

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

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滉掌關內河東

初上素聞滉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

初第五琦始權

鹽

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若計一歲征賦所

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買巡

院擇能吏主之

不煩州縣而集市

六月詔寬滯聽詣三司使及過登聞鼓

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

堂之前

詔天下寃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

太原人

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

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

恐其生變崔

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
悅各獻繅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
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
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
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
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
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

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馬璘

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勳貴及是命獻其圖隸官司
謂之奉誠園璘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
時寵貪縱與黎幹相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二
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皆賜死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權酒

以張涉

河中人

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

太原人

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入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詆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

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是冬春琳以衰老耳聾罷

政事上由是疎張涉涉尋坐贓放歸田里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贓敗左丞薛翬亦以爲宜衆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

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

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

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
發使入貢且致賻贈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

蕪州吳人

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

議之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

既濟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用既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循用故事正亦猶之吏部耳

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叅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收守自用

皆所謂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者

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
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
用

以曹王臯

字子蘭明
之元孫

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
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

衡州

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
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

是然後跪
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

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

合兵三道入寇

一出茂州

一出扶丈
一出黎雅
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

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

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

能易至是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罰同若其有功則養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觀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換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使神策都將李

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

陝州

安邑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

維茂

注俱見前

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

注見前

外又破之凡

殺八九萬人

已而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
瑛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
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

即順宗

為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

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囊弊莫甚于此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
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災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

字務元汲人

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雷使

戍武崗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眾侵掠州上
縣討之不克武岡晉縣今為州屬湖南寶慶府

得賢佐理句是
為政之要之詞

干進誠無足取
然必如何而足
當有道之日播
初無所指陳且
播固非有特立
獨行之概者因
盧杞薦而得相
杞一語斥責即
不敢復言其人
品可知則其所
稱道亦不過託
之空言而已

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

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

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

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已而曹王

阜為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阜乃
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
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阜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
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德宗皇帝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税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

詳具前

元宗末版籍浸壞及

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

率為官為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

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

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

以制出戶無主客

主土著也客不常居者

以見居為簿人無丁

中

十六為中十二為丁

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

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其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
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
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
于楊炎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苟或變之則必
至于煩擾無稽而官民交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
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楊炎因

欲為載報仇

時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派妃為
后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

曉昧況已更大
款不常復究

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

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

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

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以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
支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韓洄字幼

深泥之弟杜佑字
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貞觀八年設黜陟
使後罷至是復置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

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

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

載嘗為西州刺史知

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湟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

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權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
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
獨耕一縣可給軍實故壘尚存吐蕃寨而不居每歲
舊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箝之二旬可畢移京西
兵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
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
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載得罪事遂寢西州唐
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
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注俱見前潘原唐縣元
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權沙堡在今平涼府鎮
原縣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
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南
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

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
安邊卻敵宜以緩計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

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

光又謫開豐州陵陽梁發讖縣

民役作閭里騷然京兆尹嚴郢上疏言之不報已而渠卒不就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郿爾多斯

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故九原縣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

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

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

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

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
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
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
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

泚等

圓城久不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乃減御膳以給軍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
賜予如故已而裨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

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佐入朝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大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六月築奉天城

德宗因術士之
說築城以備非

常其去梁武就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主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盡若勸其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

登里之從父兄

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本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

注見前

胡附回紇者說

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
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
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
相州臨漳人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
位遣使求之不獲及是具冊遙上尊號上奉冊款獻
左右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彥請分遣諸沈訪求太

后詔以睦王述

帝之弟

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

道求之

初高力士有養女居東宮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

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

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衛柳物往供奉高氏心動

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嘉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

力士養孫樊崇起往覆視景昶謂曰姑何自置舅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言曰吾為人所

預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入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

焉

殷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

常州人

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

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先繼救晏然

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尚重兵其費

不貲皆倚辦于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說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賤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入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輒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休訟多少遷次護運皆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
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
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責糴歉則賤糶或以
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穩
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
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
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
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
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緒季年乃千餘萬緣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
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
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
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
商絕鹽齒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緒季年乃六百
餘萬緣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用弊先是運關東穀

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
勞受便實是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
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河口
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支給自是每歲轉
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
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
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
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
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
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
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
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
晏為入勤力事無閒劇必于一曰
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皆莫能及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董突奉朝命率眾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取之豈能滋獲光晟以九姓之譜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董突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

後上遣源林送

乾請復讐方為
之賊光嚴弄逆
之經御下之法
德宗蓋兩失之

董突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迎立休等于帳前
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
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
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
乎竟不得見
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

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

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

有嫌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
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

唐戶口莫盛于
天寶自安史肇
亂繼以河北構
兵壯者危于鋒
刃老弱斃于輸
將數十年間戶
口減耗不及盛
時三分之二富
庶不可常恃如
此讀史者可為
深鑒

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
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
齎之物必
經心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
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
七千餘斛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

後 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入叛臣逆臣傳
及拒命而未歸誠者卒皆書死餘依綱目原文仍書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六

德宗不許惟岳
之請數語深中
藩鎮事情尚見
斷制厥後雖三
鎮連兵拒命未
幾而惟岳誅矣
積玩之風藉以
稍振但河北稍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
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
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
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
田悅請繼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
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
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
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

定指置非算遂
致構亂不止其
失固在彼不在
此也論史者安
得轉以為病

不許田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
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
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
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卧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
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
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
師而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作奏胡震
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真定州刺史谷從
政惟岳舅也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
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田庭玠承嗣從父
子哀張氏李寶臣
本姓張氏故云

以楊炎盧杞

字子良
哭之子

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

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

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

腹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

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

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

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

河東人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

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

平州人

對曰

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罍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先是李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己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

數萬圍臨洺

隋縣今為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關

邢州刺史李共臨

洛將張仵堅壁拒守

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選

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崤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

州皆為尚書有美悅不能用

崤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

大歷末以淮西軍為淮寧

節度使李希烈

督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李正已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

恭上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

遣御史張著賣手詔徵之及

是著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

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
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

誠

幽州人

以取崇義之策于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以張萬福

魏州元城人

為濠州

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

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關越北至太原所

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

一名符離橋亦名永濟橋在鳳陽府宿州

北跨汴水渦口

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

梁崇義阻兵襲

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

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

諡曰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

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

嘗遣使至田承嗣所

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間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
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

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

名爵寧塞郡王郭昕

子儀弟子

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

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伊西北庭節度
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
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自回

統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為伊州

見注

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所使
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鑑

字季權
崑山人

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
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
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
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女
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鬻此
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
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
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
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

亦解

李正已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已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

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

洹水

注見前

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

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元

字茂初趙州人

將兵會

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為易州

注兄前

刺史

孝忠歸朝後以兵屬

寶臣寄臣奏為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刻連殺大將召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不入朝竟耳逆得免

忠為已患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關上

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

趙州高邑人

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
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
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
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
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脇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

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實守記池為漢武帝所造

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年登科賜宴于此元宗以娛樂之地

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

因言嵩廟北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

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裕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

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

其後鴻臚卿王樞請遷二祖每祔裕正太

祖東向之位從之

劉洽

滑州匡城人後賜名元佐

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洎以州降

洎正已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

詣闕乞頒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鑑廣祀怒不從其請以洎為招諭使

于是李納遣其

將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洎遣牙官王智興

字匡諫溫

入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

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

二年改汴宋
軍名宣武

節度使劉洽

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李澄

遼東襄平人

共救之時

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

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

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

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

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

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已而劉洽

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誠不可恰上乃因說等納遂復與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戊士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

在漳水上

燧以

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

屯倉口

即黎陽倉口

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

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

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何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

悅從兄

以淄州降

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歟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

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時李納為河南軍所逼微六于親悅遣將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事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留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于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嫗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頗兵自鋒始至城下攻之不克符令奇臨沂人璘字元亮李瑤之子長春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

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

李惟岳發兵

圍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

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

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

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

靈州人

以趙州歸國惟岳

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

阻欲使誰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

武俊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

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
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
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
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
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
京師

自李密臣據成德儿
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權天下酒

惟西京不權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

尋名其軍曰義武

王武俊

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盛朝廷謂天下

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

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

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

節度使人失定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

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

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

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

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

之次矣若司徒於魏博而救之非特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滔大喜既遣

侑歸報又遣王郢說王武俊

郢曰大夫出萬死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

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絕今聞詔文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議耳朱司徒亦不敢自倖使郢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澤州與太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

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

朱滔欲叛三問
而人不對脅以
威而後強從之
可知唐室之事
猶未至於不可
為乃德宗既聞
告變冀賜爵以
慰安之而反謀
益熾無異抱新
湯措置之不
當於此可概見
矣

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

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

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

康曰知武俊亦遣其子士真圍趙州

涿州刺史劉忬以書諫滔曰司

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樂戰不顧成敗

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

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

徒遣人語孝宗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

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

也且武俊最喜讎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

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忬將兵

也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

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六

德宗

元年

冬

十月

知

武俊

亦遣

其子

士真

圍趙

州

涿州

刺史

劉忬

以書

諫滔

曰司

徒但

以忠

順自

持則

事無

不濟

務大

樂戰

不顧

成敗

而家

滅身

屠者

安史

是也

惟司

徒圖

之無

貽後

悔不

聽滔

恐張

孝忠

為後

患遣

蔡雄

往說

之孝

忠曰

昔司

徒遣

人語

孝宗

曰惟

岳負

恩為

逆孝

忠歸

國即

為忠

臣孝

忠性

直用

司徒

之教

今既

為忠

臣矣

不復

助逆

也且

武俊

最喜

讎覆

司徒

勿忘

鄙言

雄復

以巧

辭說

之孝

忠怒

欲執

送京

師雄

懼逃

歸滔

乃使

劉忬

將兵

也

要害

以備

之孝

忠完

城礪

兵獨

居疆

寇之

間莫

之

能屈
惲昌平人

劉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

將行士卒忽大亂譖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
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
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
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
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
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
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

衆莫敢前卻進取寧晉

本廩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

武俊將步騎

萬五千取元氏

注見前

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

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

光與滔等戰于懷山

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

敗績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

州營于懷山李懷光軍亦至馬越等威軍容迎之滔

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擊之滔軍崩沮士卒爭取寶

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擊之為二滔引兵繼之官

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水絕官軍歸路燧

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計滔不從燧

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武俊由是恨滔魏縣漢

置舊屬大名府今省

王綱不振專恃
兵力已難靖亂
況因軍興括錢
間架指法其歛
無已師未瞻而
民已腹與剝肉
醫瘡何異奉天
出走唐之亡
偉耳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

士韋都賓陳京

叔明五世孫

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

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

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

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

櫬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櫬

害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

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

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木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

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

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抱真壘
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
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
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
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
賜資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

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
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
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
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
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
使吐蕃上曰無乃太老杞曰
使遠夷非諳諫故事者不可揆乃行至吐蕃酋長曰
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恐留之始曰彼李揆
安肯來耶遂還道卒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
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
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
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

隋置今江西南昌府是

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

伊慎

字寡悔兗州人

王鐸

字昆吾太原人

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

字公

鄭長

至幕府

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已患遣慎七

屬甲詐為復書陞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新

免

以開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

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

上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歸者奈何發口發言邪播自是

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

幽州判官李子午等共議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

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

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

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

而易其名

初武俊誅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

上悅以為恒冀圍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興曰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俊又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

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

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

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

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

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逕

祥符尉氏至陳州府南合于潁謂之小黃河亦曰惠民河

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

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

專仰給于田悅間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

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

元帥

癸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元平

本湖南牙將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開播奇之薦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權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元平為人眇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縛元平馳去

塞塞匪躬真卿

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

別將取尉氏

漢縣今屬開封府

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

節胡寅乃責其再為常伯年踰七十當致政而歸不與盧杞同

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

朝殊不思時方
多故而徒知養
高邱登此在受
任日淺之人尚
非至性所應出
況以七十老常
伯名著三朝者
耶其說之自相
矛盾固當有目
共見

平原

盧奕死東都事具前

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

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

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

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

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

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

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

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
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
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
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
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
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是月以哥舒曜為東都汝
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

之遂克汝州
哥舒曜輸之子

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

隋置今湖北
黃州府是斬

前注見州

時希烈兵柵蔡山

在黃州府黃梅縣南

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

蘄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賊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即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

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

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

之援也

希烈置顏真卿于龍興寺會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

希烈使人以示真卿真卿抗勸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

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曾者

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

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

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圍范陽上許之

晟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遂北客恒州

及是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

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

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

宋端越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

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

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

詐降說之

林見武俊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

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

況朕為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

諸鎮結盟不從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肯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

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

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
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
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
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
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
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
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
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贊數言究致亂之本頗中肯綮使德宗因是違悍卒省橫征國勢雖衰猶可暫弭邊人之藉口生靈其如并此不用何至所云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其見尤為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

名即位召

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

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

畧曰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散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誑誤失國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

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覲邊未嘗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覽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嘗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教涇龍邠寧更不徵

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頌怨見上不能用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

河中人

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漉水詔京兆尹

王翺

守宏肱并州晉陽人

犒師惟糲食菜餃衆怒蹴而覆之曰

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

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衆並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儼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天文賜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

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

愛州日南人

叩馬言

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
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
登含元殿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眾無
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
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
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
事具前
嘗薄怨朝廷

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卿故怨

入見泚

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
白志貞王綏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

通茂請城
奉天見前

乃韋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

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
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
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
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
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

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

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

上微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

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吳淑湊之兄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
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
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
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
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
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
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
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

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
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
泚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
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
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
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弱緩好修飾邈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

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

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

瀛州高陽人

齊抗

泚之孫

言于鑑

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

與其黨作亂殺鑑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上始以奉天迫隘欲

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

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

鑑與臨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

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

中丞抗為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嵩之孫

朱泚僭號

系譏冊而死雖死不能免從逆之罪祖禹比之婢妾之引決誠當若蔣沈託病不受偽官雖較優于系然詭全偉免視段秀實之象笏濺血忠烈凜然則相去不啻倍蓰矣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

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

立弟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

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

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譏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流絕食稱病潛竄得免蔣沈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

京兆人

為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潜然出涕杞聞之與王雄謀陷之會此下

詔以寧為中書令翊詐為寧遣泚書獻之杞譖寧與
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繼殺之中外
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
赴長安馬燧李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

靈武人

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

兵拒泚遇于醴泉玢環謂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

天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玢血戰

竟日賊乃退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

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留宇四征不旋

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

下穆然凝竚獨不得聞至使充卒敲行白晝犯關陛下

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

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于人事理

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亂者亦

未之有也自頃征伐頗繁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

疑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崇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爲知算術皆曉古書則明數居之由未必盡聞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

注見前

破之

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

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臯

字城武京兆萬年人

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泚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犢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

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衆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晟引兵出飛狐道

注見前

晝夜兼行上以為行營節

度使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

倍道進屯蒲城

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奉先宋仍復故名此云蒲城蓋史臣追叙

之巖亦自蒲津

即蒲津關注見前

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

四千歲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

持神策兵

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屯藍田鎮國軍兵馬使駱元光襲破泚將何望之軍華州屢敗賊兵賊由是不

敢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屯中渭橋于是泚黨所據

惟長安城而已尚可孤字文部別種駱元光本安息人宦官駱奉元養以為子遂冒其姓後賜姓名曰

李元諒鎮國軍上元初置治華州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糯米二

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絕人于城外采蕪菁根

木草注蕪菁北

人又名蕪菁其根可食

而進之泚百道攻城

造雲梯高廣數大下施巨輪上容壯

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怙懼泚迎其所來擊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遵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惟雲梯上施濕蘊應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有登城者上與泚

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城

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城撫禦之

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

輾地道

即渾瑊所鑿

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

亦瑊

所驚

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人皆為灰燼賊乃引退于

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

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詔以蠟韜表隨賊攻城乘間

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絀而上上得

表大喜即令昇詔至城上懽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

于醴泉

又敗之于魯店按魯店在乾州東

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泉

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

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
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狃之侍御史万俟卨開金
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
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
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全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州注見前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
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
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
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

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脩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臯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杞以百口保訛而訛已竊據稱尊於時德宗即數其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護勝僅以貶黜脚示薄罰大何倒置積訛不懲遂致一難未平一難復起自取之疾又將誰尤

十二月貶慮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臣則臣

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而已

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

之本繫于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
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閭閻之誠不升
于軒陛上澤闕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事不知知事
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
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
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
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
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
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非矣而反謂之泰者
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
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悅而
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
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王之居人上也
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
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

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臨往時之所聞就真就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創自於街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勢以者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資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于已而望盡于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逆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

為悔也夫什德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吉甫歌謠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
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責蓋以為智者改過而
遷善遇者恥過而遂非愛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
惡彌積也諫官不容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
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
不必違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智者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
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
莫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以為陛
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
夫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凡
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
騁辯然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是也下有其三諂諛

顧望畏愼是也上好勝少甘于候辭上恥過必忌于
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頌者而忠實之語不聞矣
上驕辭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少臆度而疑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
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
不見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亡何待故諫者多
表戒之能好諫者直示戒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威
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皆
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
美惟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
光矣上願
采納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

人奔滑州滑州刺史李滌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

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

陽遣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

于鄆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